

JEAN-JACQUES ROUSSEAU



卢梭
评判
让-雅克：
对话录

Rousseau

让-雅克·卢梭 著

袁树仁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卢梭
评判
让-雅克：
对话录

Rousseau

让-雅克·卢梭 著

袁树仁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卢梭评判让-雅克:对话录/(法)卢梭(Rousseau, J. J.)著;袁树仁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ISBN 978-7-208-07371-5

I. 卢... II. ①卢...②袁... III. 卢梭, J. J. (1712 ~ 1778)—哲学思想 IV. B565.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38875 号

特约编辑 崇 明

责任编辑 孙 瑜

封面设计 王小阳

卢梭评判让-雅克:对话录

让-雅克·卢梭 著

袁树仁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4.5 插页 4 字数 347,000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000

ISBN 978-7-208-07371-5/B·618

定价 32.00 元

让-雅克·卢梭，启蒙运动最富独创性的思想家之一。他在政治理论、教育和文学上的卓越贡献奠定了他在思想史上的显要地位。同时他性格复杂、感情脆弱而极度敏感，有时甚至心理失常，最终同当时的大部分支持者和启蒙同仁反目成仇。本书即是他基于为自己辩护的目的，而撰写的一部自传性质的对话体著作，是了解卢梭生平、理解其思想的重要依据，其重要性不亚于广为人知的《忏悔录》和《孤独漫步遐想录》。

袁树仁，教授，生于1938年，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法语专业，1974年开始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任教，现已退休。她是《巴尔扎克全集》(30卷)、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7卷)的主要译者，此外还翻译了狄德罗、莫泊桑、让-保罗·萨特、斯丹达尔、安德烈·莫洛亚等著名作家的戏剧、小说、文论等。由于在中法文化交流方面的杰出贡献，她于1996年获得法国政府授予的棕榈教育骑士勋章。

译者前言

再发现让-雅克·卢梭

卢梭是18世纪法国启蒙文学的重要著作人之一，是对其当代及后代影响重大的作家，也是中国读者熟悉的作家。他的《忏悔录》、《新爱洛绮丝》、《爱弥儿——论教育》等著作早就有了中译本，并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这一次我们奉献给大家的，则是卢梭的“晚年三部曲”（或称“晚年三‘录’”）中唯一尚未译成中文，也是中国出版的《欧洲文学史》以及《法国文学史》中从未提到的第二“曲”、第二“录”——《对话录》。让我们紧跟着《对话录》的脚步，再一次发现卢梭。

提起18世纪法国启蒙文学来，我们脑海中立刻涌现出来的，是“四大家”：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和卢梭。在这四人中，卢梭的地位很特殊：他不仅是文学家，也是很有影响的思想家、教育理论家。他不仅写的自传和小说很有名，也是音乐理论家和作曲家。他的理论著作，如《论科学与艺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社会契约论》，为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作了舆论准备，而且写得富于文采，也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他的文学作品又充满了对封建社会的批判，是他宣传自己社会理想的重要工具。在这“四大家”里，卢梭也是唯一的平民出身（他的父亲是日内瓦的钟表匠）、自学成才、大器晚成者。他的第一篇重要著作《论科学与艺术》获得第戎学院大奖并成功发表时，他已经将近40岁；《新爱洛绮丝》在巴黎获得成功，他已经近50岁；《社会契约论》与《爱弥儿——论教育》发表时，他已经50岁。可惜他的黄金时代只持续了10年，《爱弥儿》成了他生命的

又一转折点。《爱弥儿》所附的《萨瓦副主教信条录》引起了教会当局的狂怒，因此《爱弥儿》遭禁，在日内瓦此书被焚烧，卢梭面临被捕危险。从此他开始了颠沛流离、受攻击诬蔑迫害的生活，直至离世。最近几十年法国的卢梭研究认为，他因此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刺激，患上了精神病，有妄想症、偏执狂及广场恐怖症等症状。

1766年他开始写《忏悔录》，1770年完成。此后他开始在一些场合朗诵他的《忏悔录》。这又刺痛了某些人，他们要求警察出面干涉，禁止他朗诵《忏悔录》（《忏悔录》正式发表则是在他逝世以后4年的1782年在日内瓦出版了第一部，逝世后11年的1789年出版第二部）。为了能开口说话，1772年他开始写《对话录》，1775年完成，历时4年。《对话录》亦无法发表。1776年秋他开始写《孤独漫步遐想录》，1778年4月完成。当年7月2日逝世。《对话录》和《遐想录》均在他死后4年（1782年）在日内瓦出版。

从上述创作时间上看，《对话录》是在《忏悔录》之后，《遐想录》之前。《对话录》是继《忏悔录》之后他晚年最重要的作品（《遐想录》篇幅仅为《对话录》的四分之一，且为内心独白性质），此“三录”为他生命最后12年创作的晚年三部曲。

创作这三部作品时，卢梭的处境、心情基本上是一致的：政治上受到迫害，生活上颠沛流离，穷愁潦倒，心情抑郁、悲愤。但三部作品所表现出来的精神面貌以及所追求的目标仍有所不同。

卢梭所遭受的攻击和迫害来自三个方面：政府，教会，故友以及受这三方面影响的公众。对政府和教会，他始终是不屈服的。而故友变成了敌手，对他进行攻击、诬蔑和诽谤，尤其使他痛心。他的精神受到极大的刺激，他逐渐形成了“所有的人联合起来搞阴谋对付他”的想法，对一切反应也更加敏感甚至是病态。这正是《对话录》的基调。

《忏悔录》是卢梭对政府与教会的迫害进行的反击，是为自己辩护、维护自己的人权和尊严的作品。是“我”面对所有的人讲话，充满悲愤与坦白，并由此构成作品的特点和感人的力量，成为文学史上著名的自传性作品。《对话录》则有三个人物：卢梭与一个法国人谈论让-雅克。这里的

“卢梭”并不完全是作者，他是《对话录》中的一个人物，而这里被谈论的“让-雅克”才是真正的卢梭。卢梭选择这种对话的形式，是因为“这种形式最适合于讨论正还是误”。把“一个法国人”作为谈话人之一，是为了通过他的口道出卢梭敌人的论点、所作所为和一般法国人在反卢联盟影响下对卢梭所持的看法。然后“卢梭”（《对话录》中的人物卢梭）对此一一加以批驳和澄清，其情绪是激奋的。在这些驳斥中，卢梭并未停留在就事论事的水平上，而是通过辩论进一步地发挥了他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社会契约论》中已经阐述过的关于法律、公正、正义、人权等方面的观点，对当时的封建制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展现出他启蒙时代思想家的风采。特别是“法国人”作为“反面教材”而引述的卢梭著作中“最有问题”的那些段落，实际上是卢梭经典名段集萃。尚未见识过卢梭其他著作的读者，在这里可以一览作家的思想和文风。经过辩论，这个“法国人”最后还是认清了那些攻击诬蔑卢梭的“大人先生们”的真面目，回到了较为公正的立场。从这里我们看到，卢梭虽然在写作《对话录》的数年内心情是忧伤而痛苦的，但是他仍然抱着一丝希望，希望广大民众能够觉悟起来，认清真相，还他以公正。全书从头至尾，“公正”、“公平”、“正义”、“真相”、“真理”的字眼反复出现，这正是《对话录》的写作动机：维护自己的声誉，揭穿对立面的阴谋。所以，在《忏悔录》中，作者是对自己的正面展示，是“正回忆录”；而在《对话录》中，是我方与敌方的短兵相接、对峙、辩论，是“反回忆录”、“反忏悔录”。到了写作《遐想录》时，卢梭对于还他以公正已经绝望，眼看自己在世之日无多，只能靠遐想度日了。那是受迫害的孤独老人的内心独白，充满了悲凉与哀叹。

卢梭说他在《对话录》中是“公正地真实地既不褒也不贬地谈论我自己”，“尽量公正地不偏不倚地履行如此艰难的一项义务，既不触犯公众那令人难以置信的盲目，也不自豪地赞美他们不承认的美德，也不自责他们喜欢强加于我而我并没有的恶行”。这样一个任务对他来说，肯定是非常痛苦的事。他只能写一段放一段，再去采集植物标本自我排遣一下，使自己的心情平静一下，然后再继续写下去。因此，《对话录》的内容与形式之间出现了很明显的矛盾：每个人的讲话都过于冗长，阅读起来比较沉重，

甚至难读；重复较多，条理性不够，连贯性较差。其实卢梭本人是第一个发现这个缺欠的人。但是，进行修改，无异于“再次触动”他的“伤痛”，年老而健康状况欠佳的他已经承受不了“这种再一次的折磨”了。好在读者能体谅他的心情。而且这样似乎更反映出真实的卢梭，我们似乎感觉到这位心力交瘁的老者正坐在我们身边与我们交谈。

对于已经阅读过《忏悔录》和《遐想录》的读者，《对话录》是他们对卢梭进行新的发现的宝贵机会；对于未读过这两部作品的读者，在对卢梭进行第一次发现的同时，一定会引起他们的兴趣，产生要去读《忏悔录》和《遐想录》的强烈愿望。对于这后一类读者，译者还建议他们可以先去读《忏悔录》，再来读《对话录》，然后再去读《遐想录》。这“三录”读完了，你才会实现全方位地与卢梭的零接触。如果一时找不到另外两《录》，译者还有一个建议，那就是先读本书后面第三部分《附录》中的《致德·圣-日耳曼先生函》。这封致友人的信函，写于1770年2月26日，早于《对话录》的写作两年，我们可以将它视为卢梭的“微型自传”，信中将自己的童年、青年时代的成长、自己的秉性习惯、自己的人品——道来，将他的仇敌——指名道姓报告出来，并讲述了与他们结怨的原因。从这封具有自传性质的信函中，我们可以窥见卢梭的一生，对阅读《对话录》定会有所帮助。

“那些只想匆匆忙忙读些令人愉悦的文字的人，那些在我的《忏悔录》中只寻找这些也只找到了这些的人，那些不能为了正义和真理忍受一些辛劳和坚持全神贯注的人，他们最后就免了自己读这本书的厌烦算了。”这些是卢梭关于《对话录》所说的话。我们当然不是这样的人。

最后，关于也是首次在中国译出的《以法莲山的利未人》，译者也想简单说上几句。这部作品的创作情况，我们从《附录》部分的《源起》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作者在身处逆境、被迫出逃的情况下，居然能找到创作的灵感，并且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了《以法莲山的利未人》的创作，所以卢梭称这部作品“永远”是他“最喜爱的作品”。如果我们读一下《圣经·旧约》、《士师记》（也称《民长记》）中第十九、二十、二十一章，就会看到，这个非常惨烈的故事只有4500字左右。但在卢梭笔下，它完全变了样，成为非常

“卢梭式”的作品：强烈的个性解放精神；对感情的描写充满激情；优美的自然景色描写，激发起我们对大自然的无比热爱。它与《对话录》的风格截然不同，却又与《对话录》相辅相成，向我们呈现了一个全方位的卢梭。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时代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可是，当你仔细研读《对话录》时，你会发现：卢梭在 230 年以前说的话，讲述的事，今日读起来仍那么鲜活，那么具有现实意义。让我们随着《对话录》和《以法莲山的利未人》的脚步，再次发现卢梭。

译者

2006 年 12 月 16 日

Barbarus hic ego sum, quia non intelligos illis.^①

奥维德^②

① 拉丁文：在他们看来，我是个野蛮之人，原因是他们不理解我。（本书注解除特别说明外，皆为中文版译者根据法文版编者提供的材料及中国读者的需要所加。）

② 奥维德（公元前 43—公元 17 或 18），罗马著名诗人。上述诗句引自其晚年作品《忧伤之人》。

提 示

不知本作品会落入何人手中。对这些人,如果我斗胆提出一个请求,那便是:恳请你们在处置本作品甚至在向任何他人谈起本作品之前,将它从头至尾读一遍。但我事前便可以肯定,我不会得到这种恩典。所以,我也就一言不发,而将一切托付于命运了。

关于本作品的主旨与形式

我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人们将他们对我的看法赋予我的同时代人，如果人们对另一个人也持此种看法，并将此种看法赋予我，那么，我绝对不会像他们对待我那样来对待这个人。这一提法，所有的人都十分无所谓，我没有看见哪一个人表现出一点点好奇心，想知道到底我的行为与他人之行为在哪一点上不同，我的理由又是什么。于是我得出结论说，公众自己十分确信，他们对待我已经公正诚实至极了，因此他们很自信，在上述我的假设中，我不仿效他们，自然是大错特错了。从他们的自信中，我甚至相信看到某种不屑一顾的高傲，而这种高傲只能源自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对他们的引导者以及他们自己的美德的高度评价。对我来说，这一切都裹着一层无法穿透的谜团，与我的理性思考无法谐调，这促使我将它一一道出，以便哪位有怜悯之心愿意叫我迷途知返的人给我作出答复。因为，如果我有错的话，在这个问题上我的错就不是无关紧要、无足轻重的。它迫使我对我所有我周围的人都产生负面的看法。对他们不公平、对他们忘恩负义远非我的意愿，所以，谁能让我迷途知返，让我回到更正确的判断上去，谁就能在我心中以感恩替代愤怒，给我指出我有责任如此这般，就会使我感觉敏锐，知恩图报。不过，这倒不是让我拿起笔来的唯一动机。另一动机更为重要，而且也同样正当，人们将会在本作品中感觉得到。但是，对那些给我下了断语的人，那些一直拒绝还我公正，而且下定决心永远拒绝还我公正的人，我是否还希望甚至多少还怀着愿望要最终从他们那里得到公正呢？不，我要断言申明，这再也不会列入我的写作动

机之中了。

在我想完成这项大事的时候，我看到自己处于很莫名其妙的尴尬之中！但这并不是要找到理由为我的情感辩护，而要设想出相反的理由来，在我看不到任何公正的地方，要把某些作法设定在貌似公正的基础之上。但是，我看到整个巴黎，整个法兰西，整个欧洲对待我都怀着对一些行为、道德准则极大的自信，而这些准则对我而言又是那样新奇，那样令人难以想象，我又无法设想这种全体一致没有任何合情合理的根据或至少表面上看去合情合理的根据，无法设想整整一代人都一致想要心甘情愿地扼杀全部天生的理性，要侵犯法律的全部法则，侵犯理性的全部规则，而又没有目标，没有利害关系，没有托辞，只是为了满足某种心血来潮的念头，我甚至看不透这心血来潮的目的和时机。

沉默掩盖着迷团。十五年来^①，人们小心翼翼地向我隐藏着这迷团，而且神奇地得到了成功，我也不去形容它的性质。这深深的、普遍的、与这迷团一样无法想象的、可怕的、吓人的沉默并没有让我抓住丝毫概念，能使我对这些莫名其妙的安排看个明白。我由于各种原因被置于我如今的境地之中，却未能够形成任何明确概念以解释我的遭遇，使我能够相信我已辨清了真相。有时，一些强有力的迹象使我认为我已经发现了阴谋的目标、作俑者及其背景，但是我看到从这些假设中又生出来无数的荒谬，这些荒谬之处很快又迫使我放弃了这些假设。而且我绞尽脑汁想出来的代替这些假设的另外的全部假设，亦未能更好地经受住最细小的推敲。

然而，为了不对凭空想象之敌开战，为了不侮辱整整一代人，必须从所有的人都同意并且遵循的做法当中去设想一些理由。为了寻找一些理由，为了想象出一些能蛊惑大众的理由，我真是不惜一切。但是，我没有找到任何能产生此种功效的东西。之所以如此，苍天给我作证，这既不是不够坚韧的过错，也不是努力不够的过错，而且我认真仔细地汇集了我的

^① 卢梭认为此阴谋可上溯至1757—1758年。见《孤独漫步遐想录》的开头。在本《对话录》中亦有反映，见本书第63页。

理解力为此能向我提供的所有想法。我的一切努力均未达到能令我满意的任何效果,我于是打定了唯一还剩下的可以打定的主意以便解释我的行为:这就是,既然无法从我不知晓也无法理解的特殊动机出发去思考,那我就从能把所有的动机都汇集起来的一个普通的假设去思考:那就是在所有可能的假设中,选上最坏的假设给我自己,选上最好的假设给我的对手,而且在这个处境中,尽我最大的可能将其对准以我为目标的勾当,对准我隐约瞥见的举止,对准我这里那里得以抓住的神秘话语,而且研究一下他们的什么行为会是最说得出道理的、最正确的。穷尽所有能对他们说的好话,是我找到他们到底要说什么的唯一方法。这正是我极力做的,而且将我能找到的一切站得住脚的理由和冠冕堂皇的论据都放在他们一边,把一切能想象得出来的罪名全放在我的肩上。但是,我得承认,尽管如此,我仍然常常为我被迫加在他们身上的道理而脸红。如果我能找到更好的理由,我一定会全心全意地、竭尽全力地使用上。但是我肯定,这些理由没有一个能够经受得住我的答辩。正因为如此,我做上述的事情也会不费力气。因为我的答辩是直接源出于正义的首要原则,源出于良知的首要元素,而且这些答辩适用于我这一类的处境中的任何情况。

在我看来,对话这种形式最适合于讨论正还是误,所以我选择了这种形式。公众曾经认为取消我的姓氏是恰当的,他们也很高兴将我压缩成我的受洗名^①。但在这些谈话中,我大胆地继续使用我的姓氏,同时遵循他们的范例用我的受洗名来称呼我,作为第三者。我把“一个法国人”当作我的另一个谈话对象。这样称呼他,我只是很客气很诚实而已,因为我并没有将他当成我很不赞成的行为的一个帮凶。即使叫他扮演一个他的整个民族都迫不及待地要在对我的问题上扮演的角色,我恐怕也没有一丝一毫的不合情理。我甚至还殷切地让他回到更符合情理的一些情感上来,而我在他的任何同胞身上都不曾看到这种情感。我搬上舞台的这个人,如果在他的国度里能有许许多多的人效仿他的言行,那么对我就实在是大幸,对他自己的国家也足够体面了。如果有时我叫他道出一些荒谬

① 卢梭全名为让-雅克·卢梭,卢梭是他的姓,让-雅克为他的受洗名。

的论点，我也要诚恳地申明，我这也是情不自禁，而且我确信我可以和整个法兰西打赌，它绝对找不出更站得住的论点以允许那些对付我的莫名其妙的做法，而它却以此为荣。

我要说的话是那么明白，而且我对此又是那样深信不疑，因此，我对本作品的冗长、重复、空洞之处以及杂乱无章不能不感到相当惊异。在另一个人的笔下会使之生动鲜活而且锋芒毕露的东西，正是使之在我的笔下变得不冷不热而且软弱无力的东西。因为说的是我自己，事关的是我自己，为我自己的利害，我再也找不到那种激情和勇猛，只有为了他人，一个高贵的心灵才能被这些情感激发起来。为自己辩护这种屈辱的角色，我是太力不胜任了，也与我喜欢肩负、激励我的情感太不相称。诸位不久也会感觉到，这也不是我想在本书中扮演的角色。但是在我审视公众对我的言行时，我又不能不站在他人最可恶而又最残忍的立场上观察我自己。我必须去收拾那些叫人伤心、令人撕心裂肺的看法，苦涩的令人义愤填膺的回忆，与我的心灵最不相适应的情感。这部作品的写作经常停顿，每当什么新的侮辱迫使我厌恶不已，使我想再加一把劲以继续本作品的创作时，我都处于这种痛苦和忧伤的状态之中^①。因为我无法忍受持续地干这样痛苦的活计，所以我只是在一段一段很短暂的时刻中从事写作，一个想法来到脑海中，就将它写下，并放在那里；同样的想法来到脑海中十次，就将它写出十次，而从不记得前面已经写了什么，只是到了通读全文时才发现此种情形。但是，下面我会说明，此时已为时过晚，任何改动均不可能了^②。愤怒有时能激发天才的灵感，但是厌恶和心痛只会压抑天才。读了我的作品后，诸位会更清楚地意识到我在做这件艰难的工作时，正不得不时时处于这种心境之中。

另外一个难处使我感到写这部作品十分累人，那就是被迫不断地谈论我自己，公正真实、既不褒又不贬地谈论我自己。对于一个公众将他应得的荣誉给予他的人来说，这不是难事，因为他可以因此而无所顾忌。他

① 在《忏悔录》中，卢梭有同样的提示。见《忏悔录》第二部，第七章。

② 在《忏悔录》中亦有类似说法。

既可以保持沉默而不会使自己默默无闻，也可以直率地将众人皆承认的他身上的优点归于自己。但是，一个自感配受尊重和荣誉而公众又任意歪曲贬损他的形象的人，他要用什么语气自己还自己以应得的公正呢？他应该用他当之无愧而又总是受到否认的赞美之辞谈他自己吗？他应该用他自感具有而所有的人都不愿看到的优秀品质赞美自己吗？如果践踏真相，恐怕卑下多于自豪吧！那么自我赞美，哪怕是以最苛刻的公正的方式，恐怕也是贬多于褒。而且相信用这种申明就能使人们迷途知返，恐怕也是对人们缺乏了解，因为他们正为这种误解而洋洋得意呢！在这种情况下，保持高傲的、不屑一顾的沉默，更为恰当，也可能更符合我的性情爱好。但是，这样又达不到我的目标。而为了达到我的目标，我就必须说出，如果我是另外一个人，我应该用怎样的眼光来看我这样一个人。我尽管公正地不偏不倚地履行这么艰难的一项义务，既不触犯公众那令人难以置信的盲目，也不自豪地赞美他们不承认的美德，也不自责他们喜欢强加于我而我并没有的恶行，而只是解释清楚对于像我这样的一个人，经过仔细研究以后，我会得到什么结论。如果人们在我的描写中感觉到克制和适度，也请他们不要以此作为我的一个优点。我必须声明，为了能更体面得多地谈我自己，我差的还就是更谦逊一些。

我看到这些对话过度冗长，曾数次力图将其删减，去除其常见的重复，使之更加有条理，更加连贯。但是，我受不了这种再一次的折磨。再次阅读原稿，再次触动我的伤痛，这种强烈的感觉抑制了此项工作要求的细心和专注。我什么也记不住，无法将两个句子拉近，无法对两个说法加以比较。而当我强迫我的眼睛一行行读下去的时候，我痛苦的心在呻吟，在叹息。我作了多次努力，总是徒劳。此后我放弃了这项工作，我感到自己确实力不胜任。而且，既然无法做得更好，我只能局限于将这些不成形的杂记原样照搬，而无法对它进行修改^①。如果这些文字原样不动，这件事仍要做，即使整个世界的利弊与此相系，我也不会做了。我甚至被迫放弃了许多比这里的文字好得多也表述得更好的思想，原来我将这些东西

^① 卢梭在《孤独漫步遐想录》中也说过相似的话，见《孤独漫步遐想录》。